

《衡酒文化》之——

青草桥头话衡酒

■谭 耀

衡酒文化源远流长,是中国黄酒文化的发源地。衡阳酃酒自汉始,于两晋、唐宋、清代皆为皇家贡品,中国酒史一半由酃酒书写,衡阳酒业第一次兴于汉晋,第二次于唐宋时达到高峰,第三次兴盛是清代民国的“青草桥头酒百家”,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条酒街。衡阳酒业历史上的三次兴盛时期,引领了中国的饮酒文化,奠定了湖湘酒业的基础。湘酒文化博物馆的建立、湘酒文化博览园的创建及衡阳酃酒的回归,都让未来的衡阳酒业令人期待。衡阳的酒是有灵魂的酒,有精神的酒,有文化的酒,衡阳酒文化也将是衡阳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。本报今日起开设《衡酒文化》专栏,系列报道衡酒的历史渊源和辉煌成就。

衡阳,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。酃酒,是中国史书上最早的名酒。

衡州酒业兴于汉晋,繁盛于唐宋,到了明清的顶峰时期,光是在青草桥头、湘水和蒸水一带的酒肆就多达 375 家,熙熙攘攘,集聚成市,被列为古衡州八景之一;青草桥头酒百家。

青草桥头是湘、蒸、耒三水交汇处,风水唯此独好,朱熹赞:一郡佳处。

这里曾有华严、松罗、绿竹等八座寺庙。“八庵相连,俱幽静明洁”,让人神往。

这里曾有望云、望湖两座古亭台,可观云展云舒。在街的对河石鼓嘴上有濯足亭,能脚踏双江,双足洗二水,左蒸水,右湘江。

这里曾是庆桂堂,明代桂王府别院,两棵名贵的桂花树被徐霞客写进了游记,风景独好。

《中华文化之美》之——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难解之谜

■刘 洁



宋代李公麟《临韦偃牧放图》的局部

明上河图》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画中心的虹桥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:“以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,其桥无柱,皆以巨木虚架,饰以丹,宛如飞虹……”这段描述与画中虹桥大致相符。不过,孟元老同时记载,这样的虹桥在开封的汴河上有 13 座之多。那张择端所画的这座虹桥是在开封的哪个地方呢?我们在画上的桥身上并没有看到桥的名字。再看城门,宋代的城门都是有名字的,可是画中城门只是写了个“门”字,“门”字的前面就只是点了几点而已,说明画家有意回避画出具体是哪个城门。画中还有一处寺院,这个寺院门上有门钉,说明等级很高,很可能是皇家寺院。但寺院的牌匾上并没有庙名,只是点了几点而已。仔细看图,画中无论是大小招牌还是广告,再小的字也是清清楚楚

楚,说明没有写名字并非技术问题,而是张择端在地名上有意回避具体地点。不画具体地点,大概是为了更好地概括提炼在开封城里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。

现存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不是完整版?张端择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长 5.28 米,热闹的街景刚开始就结束了,收尾部分让人感觉唐突,使得后世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,画的后半部分有佚失。而且李东阳在题跋中也说到画长达“二丈”,现存不过一丈半,这也是支持现存版非完整版的证据。不过也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现在的画就是完整版。北京大学教授杭侃是研究宋代考古学的专家,也是研究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重要学者,著有《东京梦清明上河图》。他认为现存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完整的作品,理由是:“仔细观看,画不是突

《系统汉语》拾零之 60 ——

方:执虚趋下 持满因高

■李 银

子浇水。他挖了一条斜坡小道直通井的水平面,然后用陶罐打水,抱着它跌跌撞撞地一罐一罐地来回浇着,十分吃力。子贡好心地对老者说:“有种器械比你这种浇法要强百倍。你想知道不?”老者抬头问道,“什么样的?”子贡说:“方法简单,将一根木头架起来,使其其后重前轻。提水上来如从锅里舀汤一般轻松自在。名字叫槥。”老者听后哈哈大笑,说道:“我老师说过,使用机械的人,必有投机之心。心地就会因此不纯洁,意志也就不坚定,不能载道。我不是不知道这玩意,是羞于这样做。”

子贡所说的“槥”,就是桔槔,是利用杠杆原理的一种汲水装置。结构简单:在水源岸边竖立木架,古代称作植。木架上绑扎一根横梁,古代称为桥。横梁一端用绳或一根直杆系一水桶,另一端系一石头之类重物。当不汲水时,重的这头下落,而汲水那头上扬;当要汲水时,人则用力将直杆与汲器往下压,与此同时重石一端则上升。当汲器汲满后,手一放松,重石一端自然下落,而将水提了上来。这样,汲水过程的主要用力方向是向下。由于向下用力可以借助人的体重,因而给人以轻松的感觉,大大减少了人们提水的劳动强度。

子贡是孔子的弟子,庄子比他晚生了 150 年。庄子说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呢?迂腐的老者不一定是真的,因为这是庄子借以阐述道家的无为守拙思想,是一个寓言故事,他跟

阿基米德唱反调:“撬地球是悖道的。你就是给我一个支点,我也不用。”但所说的桔槔却是真的。与子贡同时代的墨子,在其《备城门》里就详细记述了“三尺而一为薪臬”,以及如何用“颡臬”守城的策略。“薪臬”“颡臬”指的都是桔槔。

实际上,桔槔的古老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明代罗颉《物原》说:“伊尹始作桔槔。”伊尹是商汤的开国功臣,也就是说,约公元前 1600 年,即商朝初创时就已经有了桔槔。是否是伊尹发明虽不一定,但商代已有桔槔应是事实,因为甲骨文“方”是明显的证据:

“方”,甲骨文为 ,我们对照桔槔的形制就可以发现,它就是桔槔的象形字:“”为横杆,中有立柱,下所从“”即“勺”,舀取之意。可作参证的还有“泉”字,甲骨文为 ,上面部分跟“方”是一样的,下面是取水陶罐,指的就是辘轳。徐中舒在《甲骨文字典》认为:“疑象井辘轳之形,为辘之初文。”可惜的是,徐中舒却没认出“方”来,以其“象束之形”。

以“方”为声旁的字族也体现了桔槔的特点。体现桔槔的高大支架,如:“房”指房屋;“坊”指牌坊。体现横梁后座的肥硕,如:“肪”是指脂肪;“妨”指蚌。体现汲水时的样子,如“访”的指征求;“放”的指松开;“彷彿”的指彷徨。而“旁”,甲骨文作 ,本从井方声,更是明显的是指井边汲水。因其紧挨着井,所以引

手指旁边,靠近的意思。

可见,“方”的指方式、方法,就是由桔槔汲水的省力而引申出来的;由于桔槔的木架跟横梁刚好呈十字交叉,故又引申而指四方、方位。

有趣的是,深知杠杆原理的阿基米德并没发明出类似的汲水器械,而是发明了一种螺旋抽水装置。跟墨子差不多,他也利用杠杆原理发明了防御武器,他所发明的石弩,能把大石块投向罗马军队的战舰;所发明的大型起重机,甚至可以将敌人的战舰吊到半空中,然后重重地将其摔碎在水面上。

我们无从得知阿基米德是否受惠于中国的古老发明;但科学始终还是受推崇的。对于庄子的“守拙”,唐代王契专门写了篇《桔槔赋》进行批判,他赞扬桔槔:“何朴斫之太简,俾役力兮不劳。”制作虽然简陋,但却十分得力。“作固兮为我之身,临深兮是我之理。”身子虽然固定,却智虑深远。“执虚趋下,虽自屈于劳形;持满因高,终见伸于知己。”虚心向下,屈尊劳形;面对知己,全盘奉献。“欲建标以取别,能举直而自强。”树立目标,自强不息。“随用舍而俯仰,应浅深而短长。”用舍随便,可短可长。因此,“虽欲绝学以弃智,其若得存而失亡。”与其绝学弃智,不如得以经世致用!

青草桥头有着最美的景色,可此地也让唐宋文人官宦心情澎湃。桥北,连着京华的繁华世界;桥那头,跨过蒸水就是南蛮之地,茫然若失,无回头之日,不若执一壶衡酒,将人生尽收杯中。唐宋贬官、落魄文人在此停马落桥,呼酒买醉,或许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,但更多的却是举杯销愁更愁。

朱熹曾有诗云:“衡州门外泊船处,风物令人愁”,许多文人来到此地,久久不愿离去,便在此结庐定居,传授课业,如李真开设了李真读书精舍(石鼓书院前身),还有些看透世情的就干脆在此当了道士、僧客。青草桥头最是繁华,酒家数百,酒诗千首,酒客万人,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队载着酒客诗情而来,载着美酒、衡州窑瓷器、茶叶和乡情愁绪而去。

青草桥头不仅有书院胜景,还有诗酒人生,是个妙趣横生的地方。在这里,韩愈骂过唐德宗的娘;在这,张拭偷偷在湘水中撒过尿;当然都是美酒惹的祸。在这,曾国藩、欧阳小妹在酒楼里温酒论情,私定终身。来的都是文人墨客,品的都是湘茶名鄙,这里不出孔乙己,这里不产没骨气的文人,这里都是像王船山、彭玉麟和夏明翰等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,或因湘水的清明,或因酃酒的醇正。

青草桥头的过去不尽辉煌,但它的未来更是充满希望,它承载着衡阳酒城复兴的重大使命,重修的来雁塔已迎雁来雁往,规划中的蒸水风光带和一排排明清古民居将重新屹立江边,古街上的猎猎酒旗上飘扬着酃酒、雁峰和胡之酒,也有现代的湘窖、开口笑、燕京、酒鬼、茅台……

诗咏本草

古诗词中觅良药之——黄芪

黄耆煮粥满堂欢

■谭浩泉



黄芪

孤灯照影夜漫漫,拈得花枝不忍看。
白发欺髭羞彩胜,黄耆煮粥荐春盘。
东方烹狗阳初动,南陌争牛卧作团。
老子从来兴不浅,向隅谁有满堂欢。

苏东坡《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禹功同来仆虽不能饮》

黄芪不仅是一味名药,还被广泛用于食疗。黄芪粥是中国传统的药粥,在宋代已经风行,苏轼上述的“黄芪煮粥荐春盘”,那年他 39 岁,谪居密州。当时“斋居卧病禁烟前,辜负名花已一年”,用黄芪粥来补养病后虚弱的身体,即兴而作,写出黄芪粥的药效。这其中所提黄芪,始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,旧时写作黄耆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称:耆,长也。黄芪色黄,为补药之长,故名。

唐朝王维《送别》诗云:山中相送罢,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绿,王孙归不归?诗中王孙即是黄芪,黄芪称为“王孙”,见于与王维同朝的甄权的《药性论》。而诗人借用王孙比喻朋友,足可见黄芪在诗人心中的位置。

黄芪亦名戴柎、戴椹、百本、箭芪、百药绵、二人抬等。相传古时有一位善良的老人,姓戴名柎,善针灸术,为人厚道,待人谦和,一生乐于救助他人,后因救坠崖儿童而献身。老人形瘦,面肌淡黄,人们以尊老之称而敬呼之“黄耆”,老人去世后,人们为纪念他,便将老人墓旁生长的一种味甜,具有补中益气、止汗、利水消肿、除毒生肌作用的草药称为“黄耆”,并用它救治了很多病人,在民间广为流传应用。

黄芪为多年生草本,喜于林缘、灌丛或疏林下,高 50—100 厘米。主根肥厚,木质,常分枝,灰白色,茎直立,上部多分枝,有细棱,被白柔毛。产于内蒙古、山西、甘肃、黑龙江等地。由于长期大量采挖,近几年来野生黄芪的数量急剧减少,有趋于绝灭的危险。为此确定该植物为渐危种,国家三级保护植物。

2000 多年前,黄芪的药用价值就已为人们所用。那时,不知道黄芪中含皂甙、蔗糖、多种氨基酸、叶酸及硒、锌、铜等多种微量元素。但是,古人却知道它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、保肝、利尿、抗衰老,且有降压和较广泛的抗菌作用。因黄芪药性的中性,偏于中庸,历朝历代,对黄芪都比较偏爱。上至帝王将相,下至贩夫走卒,都在服用黄芪,病者借助药性疗病,非病者借用药理强健体魄。而近代也有不少名人与黄芪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著名学者胡适受西医影响颇深,他在 1920 年秋天得了糖尿病肾,服用很多西药不见好转,在被告知无药可治时,问诊中药名医陆仲安先生,一剂药方,以黄芪为主药,却医好了困惑很久的顽疾。此后,胡适先生对黄芪便有了更新的认识,每每疲惫,便用黄芪泡水,代茶饮用。每次上讲台前,叫几口黄芪水,精力倍增,声如洪钟。

黄芪与人参虽然都有补气之功效,但两者有一定区别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,黄芪是补中气的,药劲较缓,常用方能见效。黄芪能显著增加血液中的白细胞总数,促进中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杀菌能力。也正是此药性,非典期间,才成为众星捧月之物。